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 新传

—— 万种风情无地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刘晓云●著

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刘晓云◆著

休志摩新传

——
——
万种风情无地着



责任编辑:张新明

封面设计:梁志宏

徐志摩新传

刘晓云 著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重庆文化印刷厂
开本:850×1168 mm 1/32
印张:9
字数:180千
插页:6页
版次:1999年3月第1版
印次: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7-225-01495-1/I·538

定价:16.80元

丘比特与缪斯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情与爱丛书》总序

陈漱渝

在法国历史上，有一位“不孚众望”的皇帝路易十五。他的一生经常受女人影响；特别是他的情妇蓬巴杜尔侯爵夫人和巴利伯爵夫人，甚至影响到他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决定。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有一位伊萨伯拉二世女王。她的情人中有一位年轻军官弗朗西斯科·塞拉诺，先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成了她的叛逆者和西班牙的独裁者。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说，如果掩盖这些绯闻和隐私，全部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现代西班牙历史就会成为一部伪造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影响历史进程的女性。鲁迅在杂文《阿金》中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据我的理解，鲁迅这番议论主要反驳“女人祸国”的传统谬说，不赞成在男权社会里把兴亡的责任都推在女性身上；而决不是说夏桀、商纣，周幽王的荒淫不会加速其政权崩溃，也不意味着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的婚恋与

政治无关。社会兴衰的基本原因无疑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但历史人物的性爱关系也会对此产生或隐或显、或大或小、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提到“性爱”二字，人们不禁感慨万千，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被亵渎的字眼。据考证，“性爱”这个词系由希腊字“eros”即——“爱”演变而来。“性”，当然包括异性的吸引、官能的快感；而“爱”还包括精神的共鸣、心灵的契合。英文中没有一个词能专指广义的情爱，所以常常使用“性爱”、“性爱倾向”二词。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友情、舍己精神等等”，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是“纯粹人的感情”。

不幸的是，“性爱”的涵义常常被解释为纵欲、色情，染上了一层污秽的颜色。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研究“性爱”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恢复这个词汇的原始与纯净意义。

在唐代以前，中国人对性爱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坦诚开放的心态。东汉的“八乳镜”，新疆呼图壁县的岩画，西藏的蛙与蛇石雕，以及出土文物中的玉男根、石男根……都是古代性崇拜的象征。

《诗经》三百篇中，有不少大胆炽热的情歌，在孔夫子看来都属于“思无邪”的纯正之作。就连孔夫子本人，也是他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野合的结晶。在孟夫子眼中，“男女居室”是“人之大伦”。齐宣王之所以勇于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好色”，跟孟子性观念的灵活不会毫无关联。

据《战国策》卷二十七《韩策》记载，秦国宣太后接见韩国使臣尚靳时，竟以自己跟丈夫做爱的姿态做比方，使后代的道学先生读起来为之瞠目结舌。汉武帝时，守寡的平阳公主可以跟左右商议重新择夫事宜；武则天时代，女儿太平公主竟能够大胆为母亲介绍情人。大臣朱敬则劝谏武则天不要宠幸太多的男色（面首）时。这位女皇帝不但没有恼羞成怒，而且“赐彩百段”以为奖励。本世纪初在敦煌鸣沙山藏经洞发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更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撰写的一篇惊世骇俗之作，为研究唐代的性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到了宋代，中国性文化经历了一个转折期。自宋儒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近思录》）的伦理观之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愈来愈被禁锢，愈来愈趋于病态。不过，与此同时，宋朝也出现了君臣同狎一妓的风流韵事（如宋徽宗与周邦彦同恋李师师）。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宋儒朱熹却纳尼作妾，成为哄传一时的丑闻。人们从这些事例中识破了道学的虚伪性，看清了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其实是孪生兄弟，或者说纵欲主义是禁欲主义的反动。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性爱关系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更为多姿多彩。

性爱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给作家以一种内在推动力，促使他将澎湃的激情化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我们反对无限夸大和恣意渲染性爱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影响，不赞成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

我们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由于作家的主体精神价值取向不同，性爱在作家创作动力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和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然而无论如何，性爱毕竟是创造意识和创造力萌发的动因之一。正是对夏绿蒂·布芙的疯狂的爱以及这种爱无法实现而导致的苦痛，促使歌德创作了影响一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是经常为灵肉分裂所困，促使纪德在作品中毫无隐讳地宣泄自己的苦闷，以致他的作品长期遭到天主教当局的查禁。在谈到青年时期的情人吉西·钱伯丝时，劳伦斯动情地说：“我写的每一点都是为了她，所有我的诗都属于她。当我写下一点新的东西时我就问自己：她对这些会有什么看法？”无怪乎希腊俗谚说：“爱神（Eros）呵！你是统治诸神和人类的暴君！”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千古不衰的永恒主题。性爱对文艺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为作家提供了至为丰饶的素材。夏绿蒂·勃朗蒂对已婚的老师海格先生的单恋，使她的小说《教授》、《小城》、《简爱》都映上了自传色彩。狄更斯少年时代的恋人玛利亚·毕德内和他那位早夭的小姨子玛丽·霍加斯，成为了《块肉余生记》中朵拉和小妮尔的原型。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部分素材即撷取于他的情人露易丝·科莱。她跟福楼拜分手之后写出的小说《他》，曾经在法国引起轰动。小仲马塑造的著名人物茶花女——玛格丽特·戈蒂埃，其实就是他热恋过的高等妓女玛丽·杜普莱西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此类事例也不胜枚举，冯元君的《春痕》，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萧乾的《梦之谷》，洪灵菲的《流亡》，柔石的《疯人》，蒋光慈的《弟兄夜话》，郁

达夫的《沉沦》，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都有作者本人婚恋生活的投影。郭沫若的小说，不少采用了自叙传体式，留下了他自己称之为早期的性觉醒记载和婚恋经历——如《叶罗提之墓》反映了他的恋嫂情结和恋物癖，《残春》则是他与安娜初恋经历的艺术再现。茅盾小说《虹》中的事件虽然跟他个人的经历完全无关，但素材的提供和构思的形成都得益于他的情人秦德君。这是作家婚恋生活影响创作的又一特殊形式。

由于性爱对创作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致使探究作家的婚恋生活成为了打开作品秘库的一把钥匙。有些作家的杰作之所以在他生前不能完全被理解，就是因为读者无法知道这些费解的作品是如何写成的。

比如不了解拜伦与玛丽·柴伍斯（Mary Chaworth）的恋情，就难于准确捕捉他一八〇三年至一八一一年这八年间诗作的主题。不了解雪莱的两度婚姻，多次恋史，以及他的自由恋爱观念，阅读他的名作《西风颂》《给云雀》也就如同隔靴搔痒。胡适的新诗《别赋》、《西湖》、《怨歌》、《秘魔崖月夜》、《暂时的安慰》等篇，长期以来无人能解，直到近些年他与曹诚英缠绵哀婉的恋情曝光，诗中的暧昧不明之处才迎刃而解。

可见作家的真实形象虽然首先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但出于正确动机和健康趣味研究作家的情感历程和私人生活，对于进一步理解他的作品是有裨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谈到性爱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无法回避可不可以描写性爱以及如何恰如其分地描写性爱这一极为敏感、现实意义极

强的问题。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及社会在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必要和健康的性心理、性生理描写自然会成为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从来就不采取排拒贬抑态度。马克思不仅在性描写方面“看过许多书”，而且还作过摘录并寄给友人共同欣赏。他晚年从马屠朗·雷尼埃的作品中摘录的诗歌在性描写方面就十分大胆直露，以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译本第三十一卷仅保留了法文原文而未作翻译。恩格斯也多次赞赏过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认为这种描写同样能给人带来愉悦。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时也反对把性爱描写降低为脱离社会生活内容的性本能展示，明确指出“现代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就是应该体现现代的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性爱描写的成功范例（如鲁迅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也有许多良莠并存的性爱描写（如郁达夫作品中的性爱描写）。还有一些低级庸俗的性爱描写，如张资平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炮制的那批多角恋爱小说。如果以“性欲决定论”指导文艺创作，排斥必要的提炼和加工，片面追求自然主义的写实而忽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作者笔下的人物就会退化为一味追求肉欲的动物，作品就会成为淫秽下流的灵魂腐蚀剂。只有深刻记取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当今的文艺创作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国现代著名作

家的情与爱丛书》。目的之一是比较系统地介绍这些作家生平中鲜为人知但能展现其血肉之躯的一面，目的之二是比较认真地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爱描写的成败得失。这些著作的执笔者虽然大多采用了笔名，但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他们其实都是在所涉足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的知名学者。

为了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这套丛书中的每一部都在情节和语言方面下了大功夫，兼顾了科学性与可读性。有些传记严格遵循了秉笔直书的原则，有的传记则采取了传记小说的写法——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基本内容均以史实为依据，只不过后者偶添藻饰而已。所以，完全可以说，这套丛书是一种在新形势下走通俗路线的学术著作。

在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缪斯是文艺女神的统称，丘比特则是身有双翅、手持弓箭的小爱神。我没有考证过神话传说中这两类神祇的关系。但一部中外文学史已雄辩证明，在创作实践中，只要丘比特的金矢射中作家的心脏，一定会使情感的激流奔突而出，从而产生创作灵感，出现艺术奇迹，使文艺园圃生长出更多的奇花异卉。

目 录

丘比特与缪斯（总序）	陈漱渝（1）
------------------	--------

第一部 万种风情无地着

第 一 章	二度梅	（3）
第 二 章	烦恼结	（10）
第 三 章	初识	（18）
第 四 章	一追	（28）
第 五 章	笑解烦恼结	（39）
第 六 章	再追	（47）
第 七 章	烬爱复燃	（54）
第 八 章	两颗压抑的情种	（69）
第 九 章	欧游心曲	（86）
第 十 章	离婚真难	（97）
第十一章	追眉沪上	（113）

第十二章 浓得化不开	(133)
第十三章 苦味密月	(144)
第十四章 绝境	(153)
第十五章 飞升	(162)

第二部 徐志摩的诗与性爱

徐志摩的诗与性爱	(173)
附录：徐志摩诗六首	(187)
★我等候你	(187)
★雪花的快乐	(190)
★再休怪我脸沉	(191)
★翡冷翠的一夜	(195)
★爱的灵感	(198)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215)

第三部 徐志摩日记、书信选辑

眉轩琐语（一九二六·八—一九二七·四）	(219)
京华书简：致陆小曼的二十五信 （一九三一·二—一九三一·十〇）	(232)

第一部

万种风情无地着

第一章 二度梅

一九五三年，八月。日本，东京。

银座大街一家大酒店的宴会厅里，张灯结彩，欢声笑语，笼罩着浓郁的喜庆气氛。一场盛大而隆重的婚礼，正在这里举行。

婚礼的主角是一对年过半百的新人。新郎苏季子，是香港的中医师；而新娘，则是大名鼎鼎的已故大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女士。

娟秀的脸上焕发着幸福的红光，张幼仪挽着新郎的胳膊，微笑着向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一一鞠躬致意。她仪表庄重，举止大方，柔和中透着刚毅。虽然年过五十有六，体态微微有点发胖，眼角的鱼尾纹也隐约可见，但在高雅淡素的妆扮中，在轻柔的羽白色婚服的簇拥围衬之下，她好像年轻了十几岁。人们从她犹存的绰约风姿中，似乎可以想见当年青春妙龄之际，那照人的光彩和婀娜的姿影。

宾客中窃窃起了私语，对于这对新人，人们悄悄地议论着——

“看，还这么年轻，这样有风度……”

“听说男的比女的还小三岁呢！”

“……也真不容易，”另一个低低赞叹。“守节三十年，今天才算真正尝了爱情的甜蜜，享受到家庭的温馨……”

“真可惜，她儿子徐积错和孙子们，都远在美国，不能前来参加……”

“我看还是不来参加的好，……要不然，儿子孙子一大帮，全来了，那该多别扭，多尴尬……”

证婚人余英杰作为月下老人，起立致词，介绍新郎新娘恋爱经过。这门亲事由他一手促成，因此，此中情形，他知道得最为清楚详尽。他原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经理，是张幼仪的二哥、当年中国大陆金融界巨子张嘉璈的旧属。因为这一层关系，所以他与张幼仪也很熟悉。原来，一九四九年初，当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残兵败将之际，张幼仪也悄悄地迁居到香港，住在蓝塘道一所自己购买的楼房里。那时候，她的儿子阿欢（徐积错的奶名）已经三十岁，早就去了美国，在那里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张幼仪孤伶一人，守着这样一座偌大的房宅，不免有时会产生一种空旷、冷清的感觉。正巧，那时苏季子正在觅屋求居，经好友余英杰引荐，相中了张幼仪楼下的房子。于是，苏医生就成了张幼仪的房客，两家做了楼上楼下的邻居。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由此却引出了一段房东与房客之间充满了喜剧色彩的罗曼史。

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介绍房客之际，余英杰绝对想不到会缔结良缘。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当年已半百的苏季子，丧妻多年，未能续弦，一直带着几个儿

子鰥居。此人性情温顺平和，谈吐不俗，举止高雅，颇有男子汉风度，推想年轻时代，一定也是一个倜傥英俊的美男子。搬来之初，两家上下楼居住，少不了你来我往，互有接触。特别是苏医生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常常上楼，出入张幼仪的居室，不是请安，就是玩耍。张幼仪是个极爱孩子的人，自从阿欢离她远去，多少年郁结在心头丰盈而又充沛的母性之爱，无处得到发泄。苏家的儿子们一个个聪明伶俐，又懂礼貌，深深博得了这个孤寂女人的欢心，唤醒了她的母爱，使她满蓄的爱心，得到了一个倾泻喷发的出口。这样，就使这座宅子中，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洋溢着一片暖融融、乐呵呵的温馨氛围。这气氛感染了张幼仪，也温暖了苏季子。

实际上，在搬进新居之初，苏医生就对新房东产生了好感。从别人口中，他完全知道了她过去的一切，知道了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当地还是一个年轻少妇的时候，就无端地遭到丈夫的遗弃。他知道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孤身只影，含辛茹苦，抚养阿欢，过着孀居守节的独身生活。他不得不从内心发出一种同情与倾慕之情。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孤男寡女，同病相怜”之意吧。

婚筵在热闹地进行着。来宾们用不断的掌声、笑声、喝彩声，向这对爱情姗姗来迟的幸运伉俪，发出衷心的祝贺。这次婚礼虽然远在异域进行，但仍然宾客盈门，高朋满座。不少人是来自香港、台湾、曼谷或远道的美国，专程赶来参加婚典的。

代表张家出帝的，是张幼仪的七弟张嘉铸（禹九）和弟